

遇见美好,邂逅花开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9级本科生 黄诗珈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只要心中有爱,便能寻觅到一份美好的心境,一路上都能邂逅幸福,遇见花开。

时间泛滥成灾,却又稍纵即逝,能留住的美好,那么微不足道。因为这世界太过纷繁,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或使命,步履匆匆地向前奔跑。已经没有闲暇,抬头去看一场壮丽的日出,也没有心情,低头去欣赏一朵山花的素美。而且匆忙之间,又忘了来路,不知归程。

可是我们始终认为,美好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昼夜赶赴的远方,也许是在春光如许之时,立于繁花陌上,沐满身花雨;也许是在某个薄雾的清晨,收集一盏荷叶上的露珠,烹煮淡雅的茉莉;也许是在一个清凉的午后手捧一本宋词,做一个误入宋朝悠然时光的旅客。美好的事物就这样简单的存在着,无需姹紫嫣红,不必昂贵华丽,他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散发着微光,而我们都是追光者。

生命是一场随心的旅行,每到一处,都会邂逅不同的风景。站在青春的雨季,当以最美好的模样去遇见最美的花开。“人生有缘弥可贵,岁月无期当自珍”,一路前行,即使没有鲜花和掌声,也要告诉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鲜衣怒马,叱咤疆场,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坚持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迟早会和那个了不起的自己不期而遇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远方的梦想和沿途的风景是可以并存的。请带上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生命的旅途中遇见最美的风。我愿将人生路上所遇见的美好藏入人间,用灵魂耕耘,在岁月的土地上,等待一季一季的幸福花开。

使命七十年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8级本科生
罗馥蔚

我愿化身为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军之一
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热闹无比
齐整的步伐步调一致
嘹亮的呐喊响彻云霄
见证独立和自由
期盼繁荣与昌盛

我愿化身为一九五零年的志愿军之一
渡过鸭绿江只为追求和平与正义
漫天流弹不顾生死存亡
攻城拔寨誓保边疆安危
也许我没有归来
但我不会被遗忘

我愿化身为一九八四年的陆军之一
祖国南疆再度战火重燃
两山热血轮战主动请缨
炮弹呼啸连天面不改色
枪声震耳听不清只言片语
心中仍有坚守之音

我愿化身为零九年的海军之一
登上舰艇远赴索马里海域
日夜巡航是我日常的任务
捍卫和平是我传递的声音
海洋安全由我来维护
碧海重洋是我的归宿

我愿化身为零一年的空军之一
歼二十威龙升天傲视苍穹
每一次试飞都充满敬意
每一次降落都心怀感激
涡轮的轰鸣声是自信的话语
机翼的下挂弹是和平的利器
蓝天卫士自此鹰击长空

我愿化身为零九年的解放军之一
祖国七十华诞我坚守至今
我是捍卫祖国安全的利刃
我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坚盾
祖国和平是我永恒的追求
祖国稳定是我存在的意义
七十年满载着我使命的骄傲
我仍日夜坚守
至死方休

门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8级本科生 伍晨

我轻轻地、轻轻地推开那扇木门。

那张占据了整个房间面积三分之一的大床还在静静地睡着,不吵不闹,一点都不像以前的我。

一年四季都挂着白色蚊帐的大床睡上去硬硬的,若是身子骨不太行,那睡在这大床上恐怕是要一夜难眠。凉席仍然铺在床上,凉席上便是两个枕头。已经被我的口水染得黄一片白一片的枕头下面是一本拼音版的《三字经》,外婆总会在入睡前从枕头底下掏出它,一边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一边拍打着我的背,直至我闭了眼入了梦,“人之初,性本善……”的声音在梦中清晰可辨。床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双一大一小的拖鞋,我上床时只顾着拖鞋,倒是不管被我双脚蹬开的鞋子在地上是如何的模样,往往是外婆坐上了床,用脚将四只鞋放得一丝不苟。

大床依然安和地睡着,只是,床上的人们已然不见。也不知那大床是否还记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是曾经在它身上翻来覆去地睡觉的小女孩。

大床旁边是一把竹椅,从坐上去发出的“吱呀吱呀”声来看,这椅子怕是有些年头了。这种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竹椅有着跟我一样的岁数了。与竹椅亲密接触的时间总是在吃饭的时间,小小的我坐在竹椅上,外婆也在我身旁坐着板凳。每次勺子伸到我的嘴前,我便张大了口将米饭含在口中,慢慢“吧唧吧唧”地咀嚼。一顿饭下来,外婆重复这样的动作得有十多次。

而一到盛夏,不可缺少的事情就是吃西瓜。我站在饭桌前,踮着脚来看看饭桌上被外婆切成大片大片的西瓜,红通通的,像过年时烧的煤炭的颜色一般,红红火火,馋得我心里痒痒的。直到外婆放下了刀,弯着腰将桌上我盯了许久的西瓜放在我的手中。我一咧嘴,跑到竹椅上坐下,手肘撑在膝盖上,尽可能地将身子往前挪,

这样,吃西瓜掉的西瓜水就不会落在我漂亮的衣服上了。每每这时,外婆总会笑笑,眼中的爱意的光像极了夜空中最闪最亮的星星,足以照亮我不开心不高兴的时光。

我正值青春,而那把竹椅早已风烛残年,陪伴我的成长却不能陪我老去。

在大床旁有个衣柜,衣柜门上有面镜子,那是我最爱臭美最爱显摆的地方。临近上街,我总会在镜子前顺顺头发、摸摸脸蛋、整整裙子,像是有胶水黏住了我的双脚一般,一站在镜子面前就挪不开脚。外婆总是催促我快一点,不然就赶不上车去镇里了。总会有那么几次,是因为我跟镜子的情意而耽误上车。外婆与邻居在晚饭过后闲聊时,我最常听见她对我的评价是“我屋里的那个漂亮婆,名堂多得很”,我听着不像夸人的话,可我看见外婆脸上皱纹之中的笑容,真心且自然。

许久前的那面镜子可以照出我的整个身子,却照不全外婆。现在,我可以照全了,外婆又缩回去了,给了镜子照全她自己的机会。外婆看着我一点一点地长高,我却看不见外婆一天一天地变老。

我收了收神,触摸着门上面的纹路。终究,还是关了门,惹得双手一层尘埃。

转身,伴着门外的鞭炮声,我大步大步地向外走去。

到了三十四步的样子,双眼所及,非红即白。今年过年落了雪也是冷得很,冷得我对空气中的鞭炮味道都有些迟钝。

听见熟悉的声音“回来了”,我想着,等会要去给外婆拜个年道个好才是。

